

瑜伽焰口的意義及其儀軌之集成(中)

四、

密教經典，早於魏晉之時即已傳入東土，惟初期多屬密咒真言（陀羅尼），其時中外弘化大德，頗多「明解咒術，所向皆驗」，如佛圖澄、曇無讖等人，都能「善誦神咒，役使鬼物」。咒術的功用，幾乎無所不能，諸如息災降福，治病除害，驅鬼役神，占卜星象等，這些壇法咒語，通稱「雜密」。

唐玄宗開元四年（七一六），善無畏東來，譯出《大日經》，傳胎藏界。四年後，金剛智偕不空入長安，譯《金剛頂經》，傳金剛界。其後不空更譯出密典百餘部，密教進入「純密」時期，東土始有完備的密教。但是自會昌法難（八四一—八四六）後，寺院遭毀，經籍散佚，唐末亂離，各宗衰微，密教尤甚，儀軌、作法、傳承失緒，因此現今流通之瑜伽焰口施食的儀軌、作法、唱誦等，都是元、明、清歷代諸德，依顯密教典，多次編纂而成。

纂而成。

唐代的瑜伽焰口施食儀軌，藏經中有不空三藏所譯《瑜伽集要救阿難陀羅尼焰口軌儀經》一卷，經中所示儀軌及瑜伽行法大致如下：

一、主法資格：凡欲行施食之法，須依瑜伽甚深三昧阿闍黎法，學發無上大菩提心，受三昧耶戒，入大曼拏羅得灌頂者，並受大毘盧遮那如來五智灌頂，紹阿闍黎位，方可主修此法。

二、建壇結界：選擇淨地，如寧靜園林，精華大舍，或堂舍亦可。周圍懸以繒綵幡蓋，備置香花燈塗，建三昧耶壇，壇面向東（印度以東向陽，故右尊左卑）。入壇諸人，香湯洗浴，並著新淨衣，嚴整威儀，作禮三拜，面東胡跪，手執香爐，作法啓請曰：「啓告十方，一切諸佛，……身常清淨，證無上道」，要作白三次，這段文在現行焰口本是編列在中間，不在開始。

三、手印真言：《軌儀經》中之手印真言，都是從

現行本的下半部開始，也就是說現行本上卷之手印真言，都不見於《軌儀經》中，其行法次第如下：

1. 開地獄印與真言。
2. 召請餓鬼印與真言。
3. 召罪印與真言。
4. 摧罪印與真言。
5. 定業印與真言。
6. 懺悔滅罪印與真言。
7. 妙色身如來施甘露印與真言。
8. 開咽喉印與真言。
9. 稱七如來名號（不結手印亦不誦真言）。
10. 歸命三寶（不結手印亦不誦真言）。
11. 發菩提心印與真言。
12. 受三昧耶戒印與真言。
13. 無量威德自在光明如來印與真言。
14. 乳海印與真言（結印同前）。
15. 普供養印與真言。
16. 奉送印與真言。

奉送印後，有佛告阿難的流通文，讚歎修持此儀軌的功德，勸人如法修行，廣宣流布，因此雖然是儀軌，實則是經文的體式。

四、施食時間：瑜伽施食作法，不僅施食餓鬼，亦可供養諸佛菩薩，無量聖賢，諸天魔王，一切有情之類。但是作法時間不同：1、若供養諸佛聖眾及諸天魔王，應於五更晨朝至日出時。2、若布施鳥獸水族之類，不揀時間，隨時都可。3、若作餓鬼施食之法，應於亥時（夜晚九時至十一時）；若於齋時（自天明至正午之間，為僧眾用齋之時），施食餓鬼，餓鬼不得食，徒設功勞，終無效也。4、施食的水米食物，應瀉於淨地，或大石上，或河流江海中；但是不得瀉於石榴、桃樹之下，因鬼神懼怕而不得食之。

五、

另在《大正藏》二十一卷中，有《瑜伽集要焰口施食儀》一卷，未注編集者與年代，其內容除集取唐不空《軌儀經》中的印咒外，更增添咒印及其他內容。

一、印咒的增多：除上述《軌儀經》所列印咒外，更增添：

1. 淨手真言（即是現行本中的點淨真言），取水塗掌。
2. 大輪明王咒（默念、結手印）。
3. 印現壇儀（結手印、誦真言）。
4. 運心供養（結手印、誦真言）。

5. 三寶施食(結手印、誦真言，即現行本的遣魔印)。
6. 變空咒(結手印)。
7. 奉食印(誦真言)。
8. 入觀音定(結手印、誦真言)。
9. 稱七如來名號(結手印、誦真言，《軌儀經》只稱名號，無手印及真言)。
10. 三寶印(誦真言)。
11. 障施鬼真言(結手印)。

以上十一項咒(真言)印，為唐代《軌儀經》中所無，是這本《瑜伽集要焰口施食儀》所增添的。

二、其他內容增加：此《施食儀》以：「歸依金剛上師，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今發心，不為自求，……一時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為開始，其中增加除前列十一種真言手印外，另增加：三十五佛、普賢行願偈、尊勝咒、六趣偈、發願回向偈(共十五條，現行本只有其中第一條，第二條及最後一條)、吉祥偈、金剛薩埵百字咒、十類孤魂文，最後以「志心信禮，佛陀耶兩足尊」的三皈依讚而結束。

三、集纂年代：這本《瑜伽集要焰口施食儀》，雖未注明年代與集纂者，但是其中有收輯宋代不動三藏所

集撰的《大懺悔文》，如開始的「歸依金剛上師，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今發心，不為自求」，至「一時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之文，亦是《大懺悔文》的開始之文(現行課誦本之懺悔文，已將此段刪除不用)。又三十五佛後的《普賢行願偈》最後從「願將以此勝功德」，到最後「願今回向亦如是」十六句，並非《普賢行願偈》的原文，是不動三藏撰述《大懺悔文》時增添的。

不動三藏，據《新續高僧傳》卷一載：本天竺人，於宋時來西夏銀州，棲止護國寺，翻譯瑜伽密部經典，傳金剛部，故名不動金剛。嘗以唐不空所譯《三十五佛名經》，前增五十三佛，後綴《普賢十大願偈》，撰著《大懺悔文》禮懺。後遷四川蒙山，取不空三藏《瑜伽集要焰口軌儀經》，重與併合，編撰《焰口》；又演小施食，號曰《蒙山施食儀》，因以甘露法食施孤，復稱甘露法師。不動三藏所編撰《焰口》，今已佚失，不過這部《瑜伽集要焰口施食儀》，必收集不動三藏的《焰口》部分內容而集成的。

又周叔迦居士在其《瑜伽焰口》一文中說：「藏經中有《瑜伽集要焰口施食儀》一卷，未註譯人，就其中真言譯音所用字考之，應是元人所譯」(見《周叔迦

佛學論著全集》)。談玄法師的《瑜伽焰口考》更說明：「現流行之焰口，上卷元朝譯文，全是喇嘛咒語。下卷，自大輪明王咒印起，方是瑜伽集要」。而上卷咒語的譯者，他認為是元初譯經僧沙囉巴所譯。沙囉巴（一二五九—一三一四），西域積寧人，依帝師八思巴出家，習諸部灌頂法，善吐蕃音，解諸國文字，後因帝師迦囉思巴薦於元世祖，命譯中國未備顯密諸經，藏經中現存有所譯經典。因為沙囉巴善吐蕃音（西藏語），而他從西藏喇嘛八思巴出家，習諸部灌頂法，嫻熟喇嘛

教咒語，因此談玄法師更指明說：「焰口上，自淨法界真言，至先結大輪明王印前，皆喇嘛咒，於中國漢文密典所不載也。案十二因緣咒、音樂咒、百字咒等，凡喇嘛教佛事，必須之咒語耳」（見《海潮音》第二十一卷第九號一六頁）。如此，瑜伽焰口的咒語，是攙合喇嘛教的咒語匯集而成的，而這部《瑜伽集要焰口施食儀》是依唐不空的《軌儀經》與宋不動的《焰口》，匯聚元沙囉巴的喇嘛咒集纂而成，集纂年代應該是元代中葉之時。

印順導師語錄

秘密法雖逐大乘而起，然獨立而成所謂坦特羅乘，則遠在其後。密乘學者欲託古以自厚，乃謂昔已有之，且大宏於龍樹。於佛教名德，如提婆、無著輩，莫不引以為密乘大師。傳說之紛雜，亦已極矣！西藏傳密乘有「事部」、「行部」、「瑜伽部」、「無上瑜伽部」——四部。我國舊傳之密乘而流入日本者，有「胎藏」、「金剛」二大部，此二與「行部」、「瑜伽部」相當。「無上瑜伽部」後出，始宏於波羅王

朝，趙宋曾譯出數部，間有被禁不行者。「事部」則與日本所謂二大部外之「雜密」者大同。自理論言之，「胎藏界」明本具之眞常心性；「金剛界」則詳於眞常本淨性之修顯，並與「眞常唯心論」之大義合。「雜密」則罕言理性，其修無相瑜伽，亦即妄以明空，不與天色身觀相合，眞常之色彩不深。

《印度之佛教》頁三二一